

黑涼粉和龜苓膏

我並非貪涼的人，但是到了夏天仍心心念念一碗冰涼粉。

「涼粉」一詞在南方和北方有不同的所指，北方的「涼粉」多是由豆類澱粉製成，像是綠豆涼粉、川北涼粉等，兒時夏季在北方老家，總能看到小商販推着裝有一大塊臉盆形狀涼粉的推車沿街叫賣，通常會配以蒜蓉、醋、辣椒等鹹口食用。

大一些時，我隨父母來了南方定居，發現南方的涼粉大不相同，通常會放蜜糖和水果，是一道甜品，細分起來有白涼粉和黑涼粉。跟北方的涼粉一樣，白涼粉和黑涼粉也由植物製成。白涼粉的原料叫作薜荔果，也叫涼粉果，果實個頭不大成球形，製作白涼粉時需將果實切開，取其中的種子，只要加水揉搓便可產生果膠，不需要添加任何物質，就可自行凝固，如果凍一般，不僅可以飽口福，薜荔果更是一味中藥，可清熱解毒，通經活絡，酷暑時食用再合適不過。

黑涼粉比白涼粉更為人所知，城市裏的甜品店中都有一款椰汁芋圓涼粉可供選擇，但恕我直言，大城市裏的黑涼粉多是由涼粉粉調製，跟香港超市裏著名的彩色啫喱粉相似，雖顏色跟古法製作的差不多，但口味和儀式感總欠缺一些。正宗的黑涼粉是由新鮮或乾燥的仙人掌熬製而成，因此在台灣，黑涼粉也叫作燒仙草。「仙人草」這個名字光聽就覺得心曠神怡，還有一個美



飲食男女

木田

麗的故事，傳說很久以前，由於交通不便，人們出入均靠雙腿，天熱趕路極易中暑，有位神醫將一種具有特殊香味的草類植物施於路人，人們食用後感到神清氣爽，中暑症狀消失，人們因此認為這種樣貌雖不起眼但具有神效的草是仙人所賜，將之命名為「仙人草」。 「仙人草」的功效從傳說至今不曾改變，在烈日下勞動了一天的人們，回到家中喝上一碗家人自製的黑涼粉，暑氣和火氣都隨着苦中的一點甜和甜中的一點苦煙消雲散了。

上大學時我來到了香港，雖都是南方城市，但香港終究特殊些，想去街市找現做的黑涼粉恐怕不現實。但好在香港有根植深厚的涼茶文化，相對於超市中販賣的各種涼茶類商品，我更喜歡香港小街小巷中的涼茶舖。香港有漫長且炎熱潮濕的夏天，盛夏在街上走得熱了累了，我總習慣性地走進一家涼茶舖，坐下叫一杯現熬的涼茶外加一碗龜苓膏。龜苓膏與黑涼粉顏色相近，味道因都是草藥熬製也無大的不同，但較起真來，兩者確實不是同一種東西。龜苓膏的主料是龜板，輔以數種中草藥，因此真材實料的龜苓膏要比我記憶中的黑涼粉價格高出許多。不過黑涼粉也好，龜苓膏也好，都不是能填飽肚子的主食，但到了特定的時間和地點總想來上一口，說是習慣也好，情懷也罷，我的夏天總也離不開這口涼爽了。



龜苓膏具有藥用功效。
資料圖片

眷念與聯想

在每一個人的心中，都必定有些戀戀不忘長久放不下的，或對某人或對某些物事捨不得而深深地眷戀着。

如果你一直不願意退下，便是眷戀名位。如果你輸了，心有不甘，決心捲土重來，所眷戀的是過去的風光。如果你愛上的，明知不會開花結果，所眷戀的是今天——只要曾經擁有，不在乎天長地久。

如果你寫不出東西，卻一直說自己是作家，你所眷念的是假象……諸如此類，是各人心中的眷念。或許旁人已清楚看到都是浮沫，是沒意義的，但卻不便開口。這也是常有的事。當事人自當冷暖自知。又或許，是基於這樣的理由：心中有所眷念，可亂中守穩，是一種昇平的安全感，誰說不是呢。哪怕所眷念的不過是自我安慰，可難得的是竟然可以騙得自己安心，不也是孤獨寂寞中的一種慰藉麼？

故而，每當聽到有人說，社會很現實，一點也不浪漫之類的話，我就忍不住在心裏笑：本來就是嘛，現實何來浪漫？然而，心中有所眷念，總比空落落的好；而這種被稱作眷念的感情，似乎是心海裏比較平靜的一個小角落，是能起到一些回顧作用，並對自己的過去深情款款。

海市蜃樓不可眷戀嗎？誰說的？甚至乎鏡花水月也是動人的。

只要煞有介事，世上的一切都可眷戀。

虛名可眷戀，假情可當真。而甜言蜜語是世上最動聽的。試想，坐在那兒，有人自動前來獻殷勤，有誰捨得拒絕？所以說，恭維的話，永遠沒人會嫌多，有



如是我見
李憶君

誰不愛聽呢？換句話說，大家見慣的，都被視作常規，但覺得越聽越舒服。

你不曾有過這種經驗？至少也有那麼的一兩回的吧。

實際情況是：好話一出口必有知音。且是相輔相成的，各得其所。

天底下，哪有自設障礙不受落而回絕的？肯定沒有這麼的一個人。

這麼說吧，普天之下，鏡花水月擁護者們都是浪漫的。他們不僅是跟人、跟實體事物因緣深厚，並且易生感情，依依守着的是心裏認定可眷戀的東西。哪怕是虛幻的，不存在的，騙騙自己也好。

有句話說：人生太長，快樂太短。人生的唏噓莫過於此。

於是，都不肯抽身而退。這不表示什麼。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把虛的當實，旨在彌補，一切即變得可眷念。

甜言蜜語聽在耳裏最窩心，幹嘛非得追究真是假？做什麼都要感情，要技巧，假的甜言蜜語亦然。

幸而世上一樹繁花似的人還真的不少；愛恨成敗，猶苦眷戀。看似折磨，聽着也惆悵。可是，都是值得的呀，也不必用語言來解釋。大家都死而後已奮鬥到底，這樣不是很好麼？說實在的，還真怕中途沒勁了，使生命忽然暗淡下去，這也難說，是有可能的。

為什麼寫一篇這樣的東西？是我意會了天下很多事物原該如此。

真真假假，夢幻與雜念，純淨與煩躁，所有這些與那些，牽涉到的不外是眷念和聯想。沒有其他。

殘酷的十二碼



自由談

周軒諾

當足球比賽來到互射十二碼階段，就是足球粉絲悲喜交集的時候，尤其是冠軍爭奪戰。今年七月十一日，意大利隊在英國倫敦溫布萊球場藉着互射十二碼擊敗英格蘭隊，勇奪二〇二〇歐洲國家盃冠軍。就在英格蘭隊第五個負責操刀的球員布卡約沙卡射失後，鏡頭顯現的，固然有意大利隊狂歡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眾人抽泣的畫面，看台上的球迷哭，落敗一方（英格蘭）的職、球員黯然淚下，勝利一方（意大利）的職、球員喜極而泣，意大利主教練文仙尼和助教維埃里亦被鏡頭拍到激動相擁並流下男兒淚，相信不少透過電視機或手機看直播的觀眾也哭成淚人。

射入十二碼的球員如釋重負，藉眼淚來排解巨壓；射失十二碼的球員則自責內疚，心如刀割痛哭，同袍愈是安慰，愈是難過淚

崩，凡有惻隱之心的球迷看在眼內，很難不跟着潸然淚下，因為人類始終是感情動物，碰到感動或觸動情緒的事情時難免刺激淚腺。那些若無其事的球迷，其實是礙於面子強忍強撐罷了，心裏邊早已淚如雨下了。

互射十二碼在一九七〇年代逐漸普及，並於一九七八年被正式引入世界盃足球賽，至今已有四十多年歷史，但眾所周知，互射十二碼是極之殘忍的一種決定勝負方法，當對賽雙方在九十分鐘法定比賽時間和三十分鐘加時賽之後仍然未分高下，根據足球規例，就得透過互射十二碼來分出輸贏。

「明」是一場不相伯仲的和局，法定時間沒有輸給對手，怎麼冠軍獎盃就落入對方手上呢？」決賽射輸一方的失落、憤慨、不甘和傷心可想而知，奈何冠軍獎盃只得一個，足球比賽又不設雙冠軍，比賽總要分勝負，無限期延長作賽與擇日重賽都不太實際，因球員體能、部署、日程皆應付不了。難道要用擲毫、抽籤或石頭、剪刀、布這些

方式來決一勝負嗎？這樣的話對雙方就更加不公平。互射十二碼殘酷乃毋庸置疑的，但相對來說已經是公平了。

其實主射的球員和守門員在互射十二碼階段也需要鬥智鬥力，當中講究技術、戰術、膽識、力量、專注、智慧與心理，不然何以解釋某些守門員經常能撲救出十二碼、某些球員處理十二碼的命中率偏高？

當然射十二碼和撲救十二碼也包含運氣，例如射門角度精彩刁鑽，卻偏偏打在橫樑、門柱上彈出，又例如足球本來已擊中橫樑、門柱，但偏偏又反彈到守門員身上再滾入網窩內。足球打中同一條門柱，有些彈進網窩，有些卻彈出白線，這不是彩數麼？

相信老球迷們仍記得「萬人迷」碧咸在二〇〇四年歐國盃八強代表英格蘭對陣葡萄牙互射十二碼時，臨起腳一刻滑倒導致皮球一飛沖天的畫面。當年這記十二碼宴客直接導致三獅軍團出局，當場一大片淚水。

殘忍的十二碼啊！

白日神遊



文化經緯

吳捷

Celestial Seasonings 是北美最大的茶葉公司，我曾多次造訪。它出品的各類茶葉，包裝紙盒設計得很漂亮，每一盒都印有一條名人名言。印象很深的一句是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Those who dream by day are cognizant of many things which escape those who dream only by night.」Dream by day，中文直譯「做白日夢」，但這個詞有貶義，比喻妄想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按照愛倫·坡的本意，最好譯為「白日神遊」。

開會時最宜神遊。眾人機智明辯，我就無需置喙。眼見唇脣齒齒嘈嘈切錯錯雜雜喋喋不休，我的大腦就漸漸進入隱約迷離的狀態，起初像一鍋魚生粥，黏稠而半透明，後來慢慢稀釋淡去，只餘一片空白，是謂「神遊」。

聽課時也可神遊。大學時代，有幾位教授教課一塌糊塗，站在講台上，不是吹牛皮，就是出虛汗。這些課我都不願去，但有的老師特別在意出席人數，不去聽課，他就要記上一筆。不得不去上課時，我又開始心驚八極，神遊萬仞。人端坐教室一隅，呼吸停勻，眼睛也睜着，臉上可能還掛着一絲傻笑，思維卻在茫茫大荒中穿行。猛然驚覺的時候，恰逢下課。於是神與形合二為一，起身出門。真好。

神遊還是從人情應酬的困境中解脫出來的最佳方式之一。谷崎潤一郎在《客がい》（顧客）中寫道，他成名之後，最怕找上門來閒聊的客人。每當與這種人相對而坐，聽他遊談無根時，谷崎就開始心不在焉，浮想聯翩，嘴上說着「對」、「嗯」，其實早將客人忘得一乾二淨，甚至想長出一條貓尾巴，輕輕甩一甩就可以表示「我在聽呢」，連開口應答都可以免了。

身體雖然無法自由，思想和情感卻不受禁錮，可以到處亂飄。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中有很多形體與靈魂分離的故事。因為強烈的欲望和情感被壓抑或限制，雖然人還活着，魂魄卻離身體而去，做成了肉身無法做到的事情。唐傳奇《離魂記》說的是王宙與倩娘彼此愛慕多年，倩娘之父卻將她許配別人，王

宙悲憤無奈，整裝遠行。倩娘思念心切，魂魄隨王宙遠走他鄉，身體卻留在家中，一病多年。後來這對戀人終於回鄉探親，倩娘病卧已久的身體出門迎接她的魂魄，二者合為一體。這個故事後來由鄭光祖演繹為元雜劇《倩女離魂》，在南宋姜夔的一首《踏莎行》中也有點化：「別後書辭，別時針線，離魂暗逐郎行遠。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歸去無人管。」倉橋由美子的短篇小說《首の飛ぶ女》（飛頭女）化用中國和日本的古代傳說，講某女晚上頭部脫離身體，飛去情人身邊幽會，身體則留在家中，毫無意識地被養父奸污——倉橋由美子的寫作風格一貫如此，志怪奇譚中常有深刻的批判與反思。

在文學作品中，強烈的怨恨能在人還活着的時候產生「怨靈」，不受當事人意識的控制，去擊殺怨憎的對象。日本十一世紀成書的《源氏物語》中，主人公光源氏的眾多情人之一，是某位先皇的妃子六條夫人。她非常憎恨源氏的正妻葵，也怨源氏到處拈花惹草，卻無處發洩，暗中熬煎。在她不知不覺之時，魂靈兩次出竅，飛到葵和源氏的新情人夕顏身邊，將二人分別祟死。當六條夫人發現葵、夕顏二人的死因後，驚怖之餘，出家為尼。室町時代的能劇《葵の上》（葵上）詳寫了六條夫人壓抑、悲憤與矛盾的心理。舞台演出時，在全劇後半部分，原本戴「泥眼」面具（金泥塗眼之面，表現心懷怨恨的女人）的六條夫人換上猙獰可怖、頭上長角的「般若」面具，象徵女性在嫉妒與

恨之下幽暗扭曲的潛意識。

六條夫人雖然做出傷天害理之事，卻與她祟死的葵和夕顏同是男權社會的受害者。與六條夫人有關的古典能劇《葵上》、《野宮》等只是極盡描述她的悲哀與糾結，氣氛幽寂，文采華美。一九五四年，三島由紀夫改寫了《葵上》，作為他最滿意的一篇收入《近代能樂集》。六條夫人的化身六條康子，其怨靈具備了很強的主觀意識，有明確殺人動機。全劇突破了古代女性在兩性關係中完全被動的角色，引入現代男女之間微妙的情愫，在男主角與六條康子的怨靈和肉身同時對話中結束，而怨靈在瀕死的葵身邊遺留下的那副黑手套尤為引人遐思。

頭、魂魄和怨靈代表思想和主體意識，肉身則是盛放思想和意識的皮囊，要受風俗、地域、義理、人情和物理規則等等的束縛或壓制，不能隨心所欲，隨處亂跑。頭、魂魄在文學作品裏可以自由去來，算是一種消極反抗的方式，但在現實中，無論怎樣神遊都不可能對他人產生任何影響，只是一種自我消遣罷了。案牘勞形之時，百無聊賴之際，居家禁足之日，讓自己的靈魂逍遙，徘徊，彷彿，翩躚，恍惚窈冥，自色相的氤氳，升入形而上的遠域，「心目」（mind's eye）中翻騰起五顏六色，怪狀奇形：一隻穿花蝶，一點燭光搖曳，悟道有之不盡，覺微無之有間……忽然，光怪陸離，雲散煙消，定定神，穩穩心，自己依然坐在書桌前，不禁自嘲：「又在發呆了！」

畫遊千里江山



市井萬象

「畫遊千里江山——故宮沉浸藝術展」現正於重慶禮嘉智慧公園舉行。展覽由「文化長廊」、「畫境萬千」等八大展區組成，包括感官體驗、沉浸交互、藝術裝置、空間造景等十六個創意展項。

中新社

